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二

中國人民大學

辯證唯物論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三年

拉吉舍夫的社會政治和哲學觀點

假如我們說羅蒙諾索夫是俄國的科學和文學的奠基人、一位淵博的學者和自然科學界的唯物論戰士；那麼拉吉舍夫就該是那同情十八世紀俄國農民解放運動的哲學唯物論派的創始者了。

拉吉舍夫繼羅蒙諾索夫而起，成爲十八世紀末俄國最優秀的一位思想家。在我國歷史上，拉吉舍夫不僅是最有獨創力和最有深刻見解的一位唯物論思想家，而且也是反抗專制政治和農奴制的一位鬥士。他應該在俄國的革命運動史和社會思想發展史上佔居光榮的地位。拉吉舍夫是十八世紀的卓越的啓蒙學者，俄國的貴族革命家——十二月黨人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們的思想先驅。他的名字和伯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的名字同在我們的歷史上永垂不朽。

亞歷山大·尼古拉維奇·拉吉舍夫在一七四九年生於莫斯科，一七六二年至一七六五年就讀於貴族幼年軍校。一七六六年至一七七一年，拉吉舍夫和幾個同學一起在國外研習法學，但是

這一位勃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的未來的作者，除了法學之外，對於哲學、自然科學和歷史都很有興趣。

歸國以後，拉吉舍夫在最高法院任職五年（一七七一一一七七五），後又轉任軍職，官至大尉（сержант-мажор）後退休。一七七七年又重新出山，這一回是在商務局任職。

拉吉舍夫在八十年代間即已着手他的主要著作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七八一年至一七八三年，他寫成了自由頌，後來還把其中一段節錄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裏面。

拉吉舍夫生在貴族帝國正在發展和國內農奴制壓迫逐步加深的時代，他在這種條件之下進行了他一生的活動。

喀德琳娜二世在一七六二年通過上層貴族，並取得近衛軍官的協助，舉行宮廷政變，登上了沙皇的王位；隨後便對貴族階級恩禮有加，盡力鞏固貴族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如果說那時喀德琳娜二世的對外政策是征奪新的領土、征服鄰國人民、並反抗法國革命的影響；那麼她的對內政策便是鞏固貴族階級專政並加強農奴制度。當時農奴的人數已超過了全國農民的一半。

國內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日甚一日地使地主農奴制經濟也捲了進來。地主階級爲了追尋巨額收入，便來加緊榨取農奴的血汗，增加勞役租和代役租，做出各種完全違法的、暴虐的罪行。喀德琳娜二世把一百萬左右國有農奴分給了各個寵臣和顯貴。地主們得寸進尺地侵奪了烏克蘭

西草原、巴什基里亞和俄國東南部的土地，並從中央各省把農奴移往上述的地方，迫着他們忍受暴戾的壓迫和慘酷的剝削。人頭稅和國庫其他的賦稅也和勞役租、代役租一起增加。但是一年比一年頹敗的國家財政，也並沒有因此而見好轉。

當時俄國農奴制的壓迫日漸加深，而同時也發生了貴族手工業生產的發展過程。十八世紀在俄國發展起來的一些大工業都是手工業性的，並且還有各種官辦的、莊園的、業主的、商辦的手工業工場，以及農奴制農民的手工業工場同時並存。喀德琳娜二世在發展工業上實行的許多措施，其目的首先是使貴族牟利。例如釀酒業便被宣佈為貴族的專利事業。農奴勞動的使用於工業，使貴族們在工業上躍居於統治地位。

官辦的、莊園的和業主的手工業都以農奴勞動為基礎。農奴勞動是強迫性的，工作日的時數由企業主任意規定。各個企業中的貪婪的、非人的剝削，屢次引起農奴工人的騷動。

關於俄國的工業是怎樣成長起來的這個問題，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至今各執一說。他們中間有些人說：彼得一世王朝的末年，俄國共有企業一九五家，至十八世紀中葉為五九〇家，至十八世紀末期則為一、一六〇家。工業發展的重要中心，是烏拉爾、彼得堡、莫斯科、彼德羅沃沃德斯克、謝斯德洛列茨克和土拉。

農奴制不但使農民終身無權，遭受殘酷剝削，同時也是農業及工業生產力和精神文化發展上的主要障礙。因此，反農奴制的鬥爭便得到了頭等重要意義。十八世紀下半紀俄國階級鬥

爭的形勢十分尖銳，這一個帝國的每個角落都不時發生農民和農奴工人們的暴動和起義，勢如星火燎原，鋒芒直逼農奴制。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東烏克蘭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在馬克西姆·席力士宜克和伊凡·龔泰的領導下震天動地而來。農民們戮殺地主，焚毀莊園；但這次起義終於受到了官兵的殘酷鎮壓。十八世紀中葉耕種寺院領地的農民反抗情緒日益高漲。同一期間伏爾加河東岸地區各族人民之間，尤其是巴什基里亞人間，農民騷動一日數起。被移往烏拉爾各工場去的農民之中，也常常發生大規模的起義。

一七七三年至一七七五年的史頁，載滿了普加喬夫領導下的十八世紀聲勢最大的一個起

● 十八世紀初，烏克蘭不斷發生農民和哥薩克反對波蘭貴紳的起義，人稱海德馬克人的起義，海德馬克人的第二次起義是在一七六八年，起義的勇敢的指揮者是查波洛什人馬克西姆·席力士宜克和哥薩克的軍官伊凡·龔泰。他們率領起義羣衆攻破了波蘭貴紳所堅固防衛的烏曼城。後來沙皇政府調兵壓平了這次起義。席力士宜克被流放西伯利亞，龔泰被引渡給波蘭貴紳，被處極刑。

● 普加喬夫 (E. M. Pugachev 一七四四——一七五五年)，是俄國農民起義 (普加喬夫起義) 的領袖，開始在烏拉爾起義，自稱彼得三世，在革命中起了傑出的作用。他親自審判地主，作戰時奮勇當先。後來被部下出賣，在敵人面前表現了高度的革命氣節，最後被處剝刑，人們對他的追憶，至今仍存在於民間的歌唱和傳說中。

義的各種事蹟。伏爾加河流域的俄羅斯農民、雅依克河流域的哥薩克人，在烏拉爾做工的人們，巴什基里亞人、烏德摩爾梯人、馬里人、楚瓦什人和莫爾達維亞人都參加起義，影響遍及俄國中部諸省。這一次起義是自發性的。起義者反對地主和農奴制，反對新兵徵集制和種種苛捐雜稅；他們爲哥薩克人的自由而鬥爭，爲『好沙皇』的希望而鬥爭。喀德琳娜二世調集了大批軍隊來鎮壓農民起義。起義遭到失敗。沙皇政府對起義者大肆屠殺。起義的領導人普加喬夫被處死刑。

六十年代農民暴動，一七七三——一七五五年農民戰爭，都是被壓迫的農民自發地起來反對封建制度、農奴制度和地主階級壓迫的表現，說明農奴制已開始瓦解。但俄國當時還沒有現代意義的工業無產階級，農民起義不能夠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因而也就沒有能夠成功。

雖然這樣，農民起義在我國歷史上卻起過很大的作用，在人民意識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痕，並對俄國先進人士的世界觀的成型起過影響。農民的起義對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活動家拉吉舍夫的世界觀的成型起了莫大的影響，拉吉舍夫第一個站起來，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書和自由頌一詩裏以犀利的批評向農奴制進攻，並且用讚美的歌聲頌揚了自由。

農民戰爭既被平定，農奴的景況就日益淒慘。喀德琳娜二世實行了很多維護農奴制與鞏固貴族政權的辦法。一七七五年實行省制改革。一七八五年喀德琳娜二世給貴族和市民頒發了『特許狀』。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擴大了，他們得到了額外的特權，如：召開貴族

會議、選舉省縣諸議、土地和礦產私有、免繳人頭稅、免服兵役、世襲貴族爵位、以及在法庭上保持身份等等特權。此外喀德琳娜又廢除查坡洛什大本營，在西烏克蘭訂立農奴法，並限制哥薩克人的權利，於是食在數百萬農民頸子上的農奴制的繩索，就收得更緊了，農奴的處境一天苦似一天，更加難以活命。地主隨心所欲，定出種種規矩來剝削農奴。地主強迫農奴一星期用五天乃至六天的工夫抵償勞役租的情形，已屬司空見慣。農奴主常把農民全家或單個出賣，換取套車或犬馬。他們私設刑庭，判處農奴勞役，或者逼令農民遷往西伯利亞邊陲地帶，朝夕遷徙，不能安居。地主還干預農民的家庭生活和經濟生活，憑一己好惡就罰他們充當奴僕，干涉他們的婚娶嫁配；凡不肯聽從的人，就被禁閉在地下室，或被派作新兵，或被罰充苦役；農民不是被勞役租的過渡勞動弄得形容憔悴，便是被代役租的沉重負擔和實物貢奉弄得家貧如洗。

農奴的生活悲慘而沉痛。取得他們勞動果實的不是他們本人，而是那些篡奪者和吸血鬼，是地主、是沙皇，是不計其數的貪官污吏和死不認輸的神甫。綿無盡期的貧困、半飢餓和斷炊、勞役租和代役租、兵役、棍子和皮鞭，從強權到墳墓一直伴隨着一個農民的一生。農奴就是奴隸，從來沒有一個人把他們放在眼裏，誰也不過問他們生活得怎樣，他們想些什麼，他們的希望是什麼。人們祇許他們毫無怨言地服從主人，祇教訓他們盲目信仰『沙皇爺』和正教教義，說他們是一羣畜牲，只配流血流汗，替好逸惡勞、驕奢淫佚的主人做工。教堂諸許農奴，

說他們今生受苦受難，來世必有好報應。沙皇政府竭力使他們保持愚昧無知，並用教堂的宗教教義來腐蝕他們的意識。

這便是拉吉舍夫當時在貴族帝國與農奴制統治的繁榮時代生活和工作的條件。他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書和自由頌，便是他對農奴制和封建制度的激昂慷慨的抗議書，是揭露沙皇、貴族、官僚及其思想傳統的卓越的歷史文件和革命文件，是這位十八世紀革命民主主義者爲被壓迫農奴大眾付義執言的勇敢的呼聲。

拉吉舍夫作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之時熱情充溢，又異常勤奮，並爲這本書獻出了他的全部餘暇時間。一七八九年全書告成，一七九〇年在他自己家裏的印刷廠印了六百冊。

這本優秀的著作曾有數十冊於一七九〇年六月放在商人查多夫的書店出售，另有幾本拉吉舍夫分贈給了自己的朋友。

不久喀德琳娜二世就聽到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出版的消息。她讀過之後，從拉吉舍夫身上嗅出了雅各賓黨人的氣味。喀德琳娜二世說他是『比普加喬夫更壞的暴徒』，立即下令逮捕拉吉舍夫，囚入要案，並把他的書全部銷毀。

拉吉舍夫在被捕之前的一刻鐘才知道不妙，吩咐他的僕人燒掉了全部存在家中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

首先是十八世紀後半紀俄國農民，礦工的革命運動，其次是十八世紀法國啓蒙學者的思想

和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對於拉吉舍夫哲學、社會和政治觀點的成型起了強烈的、難以磨滅的影響，同時也具體的反映在這本有名的著作裏面。

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書，寫作於俄國農民起義記憶猶新的時候，這本書在思想上和理論上突出地表現了十八世紀俄國被壓迫農民鬥爭的目標和期望。作為啓蒙學者和貴族革命黨人的拉吉舍夫挺身而出，用他的唇舌爲幻想着自由、獨立和土地的農奴羣衆吶喊。

需要提到一下的，是在拉吉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問世以前，十八世紀六十一——八十年代間俄國就已經出現過不少諷刺性的雜誌，諷刺性的時論和諷刺性的文藝。舉例來說，在六十年代末創刊的諷刺性雜誌就有諾維可夫的雄蜂和雜伴兒，魯朋的不三不四，都佐夫的短工，艾明的地獄來鴻及朱可夫的呓言無不可。而此後陸續發刊的諷刺性雜誌則有：魯朋的勤勞的螞蟻，朱可夫的派爾那司山賣貨郎，諾維可夫的無事談，繪畫家和錢袋及克雷洛夫的芬芳書簡和觀察家。

諾維可夫和克雷洛夫所辦的雜誌，是當時諷刺性雜誌中最尖銳的。

一七七二年諾維可夫的雜誌繪畫家刊載了某地遊記片斷和示姪兒法拉利書兩篇文章。據許多研究家考證，前一篇作者是拉吉舍夫，後一篇作者使馮維津。像這兩篇文章那樣大胆的批評農奴制度，在俄國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喀德琳娜二世想使諷刺不去揭露農奴制的疥癩，收斂它的鋒芒，專注意於生活瑣事的批評，

而貶低爲無關痛癢的笑罵；所以她特地用化名創辦了一個一切的一切，想叫一切別的諷刺雜誌都來向它看齊。然而則使是一些立論最穩重的諷刺性雜誌，有時還是難免要在某些問題上和一切的一切打打筆仗。

好的諷刺雜誌常常嘲笑官吏們的卑躬屈節、奴顏卑膝、營私舞弊、官僚主義、假公濟私；嘲笑貴族農奴主的揮霍無度、遊手好閑、不學無術、荒淫無恥和妄自尊大。這些雜誌也經常諷刺陳腐的習俗和風氣，諷刺教堂人士的愚蠢和地主苛待農民的情形等等。

雖然這樣，可是諷刺的力量仍顯得薄弱，因爲被它禁不得談及各種社會病症的真正罪魁禍首；而暴露本身也很表面、很膚淺，往往爲暴露而暴露，因爲它不能從社會制度一方面來談論產生這些反常生活現象的社會基礎。因此，杜勃洛留波夫在喀德琳娜時代俄國諷刺文學一文中說得非常對：『他們（指十八世紀諷刺作家——作者註）痛擊那些無德無才、營私舞弊、假仁假義的人，他們痛擊這些人違法亂紀，對下傲慢暴戾，對上趨附奉承的行爲。諸如此類的暴露很多，卻很少有人發表過這樣一種思想，即：這一切個別現象都是整個社會制度反常的必然結果。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攻擊貪官污吏，彷彿賄賂風行的一切罪惡，皆起因於某一受賄者個人有敲詐勒索的惡癖。我們的諷刺文學從來沒有把賄賂問題放到官僚政治對社會的危害性方面來考察，也沒有把它放到官僚政治發生和發展的環境方面來考察。在其他一切的問題上，情形也和這一樣。』

其次要提及的是俄國常時在文藝方面的發展已有新的進步。維康坦密爾、德列傑戈夫斯

基、羅蒙諾索夫和蘇馬洛戈夫之後出現於文壇並非活躍的，是馮維津（一七四五——一七九

二）、赫拉斯可夫（一七三三——一八〇七）、傑爾查文（一七四三——一八一六）、喀涅如寧（一

七四二——一七九一）、卡普尼士特（一七五七——一八二三）、克雷洛夫（一七六九——一八

四四）、卡拉姆靜（一七六六——一八二六）和季米特里耶夫（一七六〇——一八三七）諸人。

十八世紀後半紀最成功的文藝作品，是馮維津的旅團長和未成年的貴族，喀涅如寧的瓦齊姆，諾伏哥羅茨基，卡普尼士特的流言和奴隸之歌，卡拉姆靜的一個俄國遊歷家的書信和可憐的麗莎，傑爾查文和季米特里耶夫的詩歌，以及克雷洛夫青年時代的文學作品。

十八世紀後半紀俄國文藝、諷刺性雜誌和諷刺性論文的发展，說明當時在農奴制方興未艾、沙皇和地主大權獨攬的情況之下，俄國的部分先進人士業已開始對封建制度和農奴制感到不滿，並且已經開始用溫和的形式提出了抗議。

7 拉吉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書的出現，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俄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學和政論的全部發展過程孕了這本書裏所發揮的思想。但是就批評的深刻，就政治方面立論的尖銳與目標之明確來說，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和自由頌卻遠勝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諷刺派。拉吉舍夫是位天才，他預察到決定俄國前途的一個中心任務，便是消滅農奴制及其一切產物。他針對着這個中心任務，發揮他自己尖銳的批評火力；他寫作了一本書，

來挖掘農奴制的根基。他的言論不僅是十八世紀諷刺文學的繼承，他的言論而且還標誌着俄國社會思想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一個革命的新階段。拉吉舍夫在俄國社會思想和文學方面，開闢了一個解放的、革命的、反對農奴制的方向。

拉吉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是十八世紀革命文學的最佳作品之一。拉吉舍夫在這本書裏果敢地提了出來的許多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震動了俄國的先進知識界。這本書在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上造成了一個新的時代。沙皇政府宣佈這是一本造反的書，把它列為禁書。

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這本書，與那些描寫喀德琳娜二世遊克里米亞（一七八七年），途中有『幸』親見傳聞已久的『伯交姆舍村』之類的遊記絕然不同。

拉吉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不但是一件揭露農奴制罪惡的傑作，而且也是一本文藝的，同時又是社會學的巨著。

拉吉舍夫在這本書裏，一方面如實地寫出了農民生活的悲慘景況，寫他們像奴隸般地供人使喚，終身受到貧困的煎熬；另一方面他也如實地寫出了農奴主的殘忍心腸，寫他們剝削方式的野蠻可怕。例如在沙驛一章，拉吉舍夫寫到農奴們被侮辱被奴役的情形，便大聲疾呼：

『貴族的貪婪、劫盜的災害、吾人的兒殘、貧民的無告，至此一一洞若觀火。——窮兇極惡的野獸呀，不知鑒足的吸血鬼呀！試問我們給農民留下來的的是什麼？我們沒法奪

走的，留給農民的是空氣，而且也祇有空氣。我們往往不但霸佔農民的地產，糧食和水源，而且還霸佔他們的光亮。法律規定不得奪取農民的生命——這祇是說不准立刻殺人害命。可是逐步謀害他們性命的辦法又有多少！一面是強權霸道，一面是貧弱無告。地主在對農民的關係上，既是立法人，又是裁判官；既是判決的執行者，又是案件的起訴人；而原告可以任意指控，被告不得為自己辯護。這是披鍊帶銬的犯人的命運，這是被幽禁在惡臭的牢獄裏的囚徒的命運，這是套着重軛的牛馬的命運。」（拉吉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三一三—三一四頁）

拉吉舍夫援引『天賦人權』自由均等的學說，勇敢而堅決地提出要廢除農奴制度，要消滅因農奴制而產生的政治壓迫。

像拉吉舍夫這樣的大胆向農奴制開火，並宣傳農奴制的基礎是少數地主對千百萬農民的壓迫，在當時的確需要異乎尋常的勇氣。

拉吉舍夫痛斥農奴制和農奴主、地主，他公正地稱他們為『暴徒』、『兇手』、『敗類』、『野蠻的人』、『不配叫做人的東西』、『窮兇極惡的野獸』、『不知鑒正的吸血鬼』。

拉吉舍夫進攻整個農奴制用的措詞，其尖銳也不亞於此。

農奴制——這是一頭『滾圓的肚子，碩大的身軀，面張血盆大口，發出瘡痍的吠聲』的怪物。拉吉舍夫節錄了這幾句話，作為他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書的題詞。

拉吉舍夫在開庭的時候常著檢察官說：『把全體農民都從地主那裏收回，使他們成爲自由民，這就是我日夜心中如焚的一個願望。』

拉吉舍夫提到農奴制的時候，就說：

『滾開，你這野蠻人的習俗！滅亡吧，你這猛虎般的苛政！』（同前書，第二二〇頁）他從『天賦人權』學說出發，再說明人們生而自由，人的使命是過自由的生活，不是終身做奴隸。人剝削人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現象，一種萬惡不赦的罪行。

拉吉舍夫揭穿了農奴主是常使農民貧困、悲哀和痛苦的罪魁禍首，農民們的無權利、愚昧和蠢笨，全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把地主的財富叫做公開搶劫得來的贓物，被搶的事主便是那些無權無勢的、被侮辱爲『會說話的工具』的農民。

『野蠻的人！』拉吉舍夫叱咤農奴主說：『你不配叫做公民。若把耕作的人看做挽轡犁田的牛馬，即使年年五穀豐登，對於國家可有什麼好處？只顧我們的倉廩殷實，不管大家的飢腸轆轆，反而把這算做一個公民的享樂，那對於國家又有什麼好處，祇使一人歌功頌德，不讓萬民同慶昇平，那對於國家又有什麼好處？』

●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書前這幾句題詞，引自德列齊亞夫斯基的節列馬克一詩，詩中敘述英雄節列馬克訪問地

府時遇到地獄中的怪物。這幾句描寫那怪物的形狀的詞句，被拉吉舍夫用來描繪農奴制的黑暗可怕。

「這班吸血鬼的財產，不屬於他們本人所有。他們的財富是搶劫中得來的，應該要他們受嚴厲的法律制裁。」（同前書，第二二六頁）

拉吉舍夫的想法是對的，他看出了農奴制生產關係是俄國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主要障礙。他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中用很多篇幅來闡明這個思想，而在自由頌裏又用藝術的形象來傳達了它。

在奴隸休息的帳幕之下，

金黃色的果實不會生長；

在那心靈與慾望衝突的地方，

偉大的理想不會孳長。

那裏，

肥沃的田野變成了一片荒涼，

那裏，

鐮刀和耒耜變成了一堆破爛，

慵懶的牛兒在木犁上打盹，

光芒四射的刀劍漸漸暗淡，

密納爾瓦●神廟僅存斷垣殘壁，

陰謀織就的羅網覆蓋了大地。

拉吉舍夫認為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人們不可侵犯的權利。

因此他不但力斥沙皇政體和農奴制，同時他也痛擊當時的神甫、橫行霸道的官僚，以及沙皇手下的書報檢查局。他主張信仰自由、公開審理案件、陪審人列席裁判、被告有權請求某法官迴避，並廢除肉刑。他同時主張言論自由，撤銷束縛人類思想發展的沙皇書報檢查局。

拉吉舍夫在查依佐驛一章中寫道：『一個人生到世上來，就和別的人完全一樣：大家都有同樣的四肢，大家都有理智和意志。由此可見，人如果不和社會發生關係，他就是在行動上不依賴於任何其他人的生物……由此可見，誰要想剝奪一個人被稱為公民的權利，誰就是那個人的敵人。』（拉吉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記，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那些侵害他人個性自由，蓄意傷害他人人身自由，並蓄意奴役他人的人，均被拉吉舍夫斥為人類的蟲賊，斥為惡貫滿盈而應當處以嚴刑乃至於死刑的罪人。

●密納爾瓦（拉丁文Minerva）是古代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是科學、藝術和工藝的保護者，後世傳說之中常把她和希臘的雅典女神當作一個神。

「一個公民，無論上天使他生而富貴，或者生而貧賤，他總是人，而且將永遠是個人；而一個人生在世上，他的天賦權利便是他德行的滔滔不絕之源，而永無枯竭之時。

誰要是竟敢侵害他這一份天賦的神聖的財產，那個人就一定要被判作罪人。」（同前書，第一四三頁）

拉吉舍夫認為自由是無可估價的神聖的珍寶，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是一個人的不可侵奪的權利。

啊，你是上天降下的餽贈，

一切偉大的事業都由你這兒發祥，

啊，自由，自由，你這無價之寶，

請讓奴隸用讚美的歌來傳誦你吧！

拉吉舍夫以這幾句莊嚴的頌詞開始了他那著名的自由頌。他向已經把農奴制和君主專制廢除了的人民召喚，勸誡他們要日夜小心翼翼地守衛已經爭得的自由。

啊，你們啊，幸福的人民，